



做得更好。我坚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每天读书看报听广播，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生怕跟不上党的步伐。年纪大了容易忘事，我就随手做笔记、写体会。老伴唠叨我：卧室、客厅到处是纸片，不敞亮。她哪里知道，有了这些纸片，我心里才更敞亮！

我只是尽了一个战士的本分

作为一名战士，战场上要惊天动地，有我无敌，离休了就要甘于平淡、无私奉献

李延年

战士就要打胜仗

自从入了伍，成为党的战士，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宜沙战役和湘西剿匪，我每战争先，敢打敢冲，是出了名的“小老虎”。最难忘的还是朝鲜战场上346.6高地战斗。当时，前两个连在敌人炮火猛烈攻击下伤亡很大。作为七连指导员，我和连长带着同志们经过一夜激战，终于把高地夺了回来。连队的步话机被打烂，与后方指挥所失去了联系。弹药严重不足，同志们靠捡拾敌人留下来的武器，打退了一拨又一拨的敌军，全连203人只剩下了48人。我忍住悲痛，沉着指挥，先后5次整顿部队，带领大家连续作战、坚守阵地，最终取得战斗胜利。

战场上能打硬仗，离休后也要担当作为。2000年，组织安排我担任干部所党委委员、老干部党支部书记。一开始，家人不同意，认为这是一个出力不讨好的“苦差事”。但我觉得，岗位再小也是战位，组织上信任我，我就要尽己所能，为大家做点事。我收集反映老干部合理化意见建议70余条，协调处理邻里纠纷上百起。当年所里开展营院改造，由于涉及各家各户利益，推进缓慢。我带头支持党委决策，主动拆除自家围墙，和所领导一起做其他老同志工作，确保了营院改造任务圆满完成。

战士一心为人民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作为一名战士，战场上要惊天动地、有我无敌，离休了就要甘于平淡、无私奉献。从领导岗位退下来，我把自已获得的各种奖章，全部捐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广西军区军史馆，不主动提过去荣誉，也从不以英雄自居。

生活中，我坚持不给组织添麻烦，还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1998年特大洪水、2008年南方雨雪冰冻灾害、汶川大地震等自然灾害发生后，每次我都和大家一起捐款捐物。前些年，在电视里看到广西大石山区孩子们上学条件艰苦，我就和其他老同志一起，每月拿出一笔钱来资助他们。
作为老战士，我身上承载的是牺牲战友的忠诚和无私、信仰和本色，我有责任把战友们的事迹讲好，把革命传统传下去。离休后，我先后担任南宁市多所中小学校外辅导员，常年坚持作爱国主义、传统教育报告。每次讲课，我都军容严整、腰板笔直、声音洪亮，把激烈战斗的场景和牺牲战友的事迹，一幕幕如实地还原给孩子们，告诉他们红色江山来之不易，是千千万万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教育他们珍惜幸福生活、过好新时代接班人。

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既是年轻人的责任担当，也是我们这代人毕生奋斗的目标。我家中一直挂着南宁市红星小学黄麒麟小朋友送给我的那幅手工画，画的是两名小学生向鲜红的国旗敬礼。这是孩子们对我的褒奖，也是我获得的另一枚“勋章”。它一直激励着我：只要还走得动、讲得清，就要继续讲下去，为国家和人民多作贡献。

参加颁授“共和国勋章”仪式期间，我见到了老战士张富清同志。我们握着手互相鼓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为了牺牲的战友，为了祖国的下一代，咱们要健健康康的，战斗到100岁！”
（作者系广西军区南宁第三离休老干部休养所离休干部、原广西军区边防某师副政委，此文摘自作者在全军老干部工作暨“三先”表彰电视电话会上的讲话发言）

上图：李延年晚年坚持读书看报，自觉学习党的创新理论。
本报记者 陈典宏撰

如果身体允许，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退休干部、国家一级古筝演奏家俞晓冬，恨不得一年365天待在小南京学校。

11月24日这天，她上午给学校古筝班的孩子上完课，下午坐火车从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赶到300多公里外的南京市，去参

加一档最美好人物故事的电视节目录制，讲述她5年来在大山支教的经历。第二天，结束节目录制后，她连夜赶回金寨县。在金寨县梅山镇小南京学校小南京学校，有38个山娃娃在等着她。
俞晓冬已经在小南京学校支教了5年

头。她承认59岁的自己“不再年轻”，因肺癌做过手术的身体更是时常响起“警钟”。但她说还要再坚持5年，把孩子们送到初中。

然而，经过几天的采访，记者感到，如果身体允许，5年，绝不是俞晓冬与山娃娃们在一起的时限。

“古筝妈妈”的四重人生

■焦其春 本报记者 杨明月

师者

孩子们紧紧抱住心爱的“俞妈妈”，像树袋熊挂在树上，不愿离开

11月22日下午4时，又到了上古筝课的时间。俞晓冬走进小南京学校，校园里立刻响起一声声“俞妈妈”的呼喊。孩子们边喊边向俞晓冬跑来，前后左右将她紧紧抱住，簇拥着向二楼的古筝教室走去。

“俞妈妈好！”“宝贝们好！”两个小时的古筝课就在这样的对话中开场。听得出来，这不是我们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课外辅导班”。

这是去年新开的小班，学生是二三年级的孩子，还不太能坐得住板凳。他们家里都没有古筝，对这件乐器还感到十分新鲜。俞晓冬讲授弹琴手法时，总有孩子忍不住伸手去拨动琴弦。

不久后，孩子们将会拥有自己的古筝。俞晓冬联系厂家购买的古筝刚刚送到，这些日子她忙着一台台调弦，调到满手都是血泡。琴弦调好后，孩子们将以每台1000元的价格把古筝抱回家——相较于市场上的正常售价，这已是她和厂家多次“讨价还价”后最低的价格。当然也有孩子的家里连这1000元钱也出不起，俞晓冬会自掏腰包买下来。

几个孩子姗姗来迟，俞晓冬言语间有些急躁：“之前大班孩子从不迟到……有的孩子骨折了都要来上课……”她想把小班的孩子们赶快带出来，这两年大班孩子毕业升入初中，“古筝班现在青黄不接”，无法撑起一场单独演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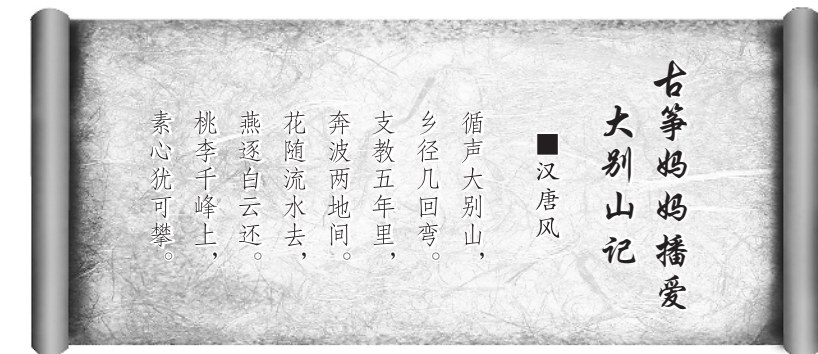
一时的急躁并不影响俞晓冬慈母仁师的形象。课间休息，她给孩子们分发从南京带来的零食，还讲了一个主题是感恩的小故事。比起学古筝，她更希望“宝贝们”能好好做人。

孔祥是古筝大班的一个人，性格孤僻，从不和人说话。“我就每天盯着她看，用眼神鼓励她。”有一天，孔祥突然塞给俞晓冬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俞妈妈，我爱你”。俞晓冬当场就哭了出来。

这些“山娃娃”没见过这样的老师，有的也太久没见过自己的母亲，慢慢地，“俞老师”的称呼变成了“俞妈妈”。

古筝教室的黑板平日用得不多，上面很大一部分成了孩子们的“表白墙”：“俞妈妈，大爱无疆，您是改变山娃娃命运的人。”

“俞妈妈：指尖流淌师恩，琴韵伴我成长。”



……
下课后，俞晓冬经常一个人在教室里，站在黑板前看着上面的“表白”流泪。“就是因为和孩子们的这份感情，让我留到现在。”

患者

病痛断了原来的路，她在山里寻到一处柳暗花明

在金寨，很少有人知道俞晓冬曾是位肺癌患者。古筝大班的毕业行程她记得，一次她高兴地抱起“俞妈妈”用力转圈，却听到俞晓冬“啊”地叫了一声，落地后她捂着腰部一动不动。后来程才才知道，原来那时她不小心碰到了“俞妈妈”做切除肿瘤手术的伤口。

虽然肿瘤早在2010年就已切除，但那颗名为“癌症”的“炸弹”，依然深埋在俞晓冬体内，随时可能“引爆”。
去年冬天，一场感冒险些要了俞晓冬的命，好在朋友开车飞快地将她直接送到南京的医院。医生早就叮嘱过俞晓冬，千万不能感冒，否则容易旧病复发，甚至有致命的危险。但山里温差大，再加上对孩子们劳心劳力，每次支教时间到了一两个月左右，俞晓冬都会生一场病。这两年她学会了“服软”，知道当初刚到学校时，周末一天七八个小时的授课，加之一年180多天待在山里，对她而言是在挑战身体的极限。

原本，正是因为需要休养生息，俞晓冬才第一次来到金寨。2014年6月25日，一次山中旅行，俞晓冬在朋友建议下带上古筝，到小南京学校为师生表演。

不记得当时是谁随口问了一句，“你能不能留下教孩子？”看着孩子们渴望的眼神，俞晓冬没有多加思考，直接应了下来：“行！”

至此，她原有的人生轨迹陡然转向，山路从此回荡起袅袅琴音。

就在近期，俞晓冬的右肺查出了结节。医生给出的建议是继续观察和服药。俞晓冬向记者表示了对“未知结果”的恐惧，“怕疼”“怕开刀”，但这都

古筝妈妈播爱大别山记

不是她能放弃山娃娃的理由。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只有死过一次的人，才能体会到活着的意义。”一场大病反而让俞晓冬看得更开。病痛断了她原来的路，她却在山里寻到一处柳暗花明。

传承者

她后来才知道，自己的父亲就曾经在金寨战斗过

时间到了晚上10点，紧张忙碌了一天的俞晓冬终于可以松懈下来。她和记者聊起自己的童年，聊起家族里的那些英雄长辈。

1949年5月13日，俞晓冬的姨夫、时任新四军某部作战参谋的徐铁军在解放上海的月浦战斗中英勇牺牲。从小被父母寄养在苏州的俞晓冬，由姨妈抚养长大，她也在姨妈身上一页一页“阅读”着姨夫这位英雄。姨妈手捧烈士证书一夜白了头，四处奔波寻找丈夫骨灰却未果……把姨妈叫作“妈妈”的俞晓冬，对姨夫也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每次去镇烈士纪念馆瞻仰他，她都会泪流满面。

俞晓冬很为自己家族的“军人基因”自豪。她父亲是新四军老兵，舅舅是抗美援朝老兵。15岁时，俞晓冬按捺不住从军的想法，给当地人武部写信，说要当兵，收到了“你太小了，等你长大一点再考考”的答复。1977年恢复高考后，她考入南京艺术学院，成为学院古筝专业在江苏省招收的唯一一名学生。大学毕业后，她终于如愿以偿，走进前线文工团，圆了自己的军旅梦。

到小南京村支教后，俞晓冬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曾在金寨战斗过。为此她多次去金寨县革命博物馆参观，以至于讲解员杨晓璐和她熟识。“在馆里参观时她频频落泪，我倒不忍心用太详尽的解说让她更难过。”杨晓璐说。

俞晓冬对生活在金寨这片红色土地上的孩子们有了更丰沛的情感。去年12月6日，她在战友群里发了这样一条消息：“医生说千万千万不能感冒，我在大

别山将接受严峻的考验。如果我真‘不幸’了，也算是为了父辈志愿在这片红色热土上延续尽了全力。我是个军人，我相信我的坚强。”

负重者

她并不只是要教会孩子子弹古筝，而是要给他们的未来指引一条路

2014年，面对亲友“你行吗”的质疑，俞晓冬拿出20多万元购置了30多架古筝，在小南京学校建起古筝教室时，她并没有想到能走到今天。

去年，古筝大班的28个孩子全部获得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的古筝十级证书。过去几年来，孩子们多次在金寨县、六安市、南京市等地参加文艺演出，打响了“山娃娃古筝班”的名号。

“从教授音乐的角度讲，我觉得这里的孩子一点不比城里的孩子差，他们只是没有机会和条件。”俞晓冬看得很清楚，对这些留守儿童来说，这张绿色的十级证书，极有可能就是他们走出大山的一条路。

俞晓冬脑海中经常会浮现一个画面。2014年，她去学生陈果家送古筝，眼前低矮漏雨的破旧房屋让她倍感心酸。从陈家走出十几米后，她听到屋内传来陈果弹奏的筝音，“虽然拙朴、稚嫩，但对我来说那就是天籁之音。”

“就在那一刻，我顿悟了一个问题：我来这里并不是教他们弹琴这么简单，而是要给孩子的未来指引一条路。”俞晓冬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陡然沉了起来。

小南京学校校长肖飞告诉记者：“因为这两年毕业的筝班孩子上初中后各方面表现优异，县里几所初中的校长明确表示，只要是古筝班的孩子报考初中，学校都无条件接收。”

这无疑更加鼓舞了俞晓冬。在和肖飞聊起古筝班“青黄不接”的问题时，她主动提出，再从一年级的孩子中招收几个，和现在的小班一起上课。然后她抓紧把小班培养起来，这样不久后孩子们就可以登上大舞台演出。

临别前，记者忍不住问她：“你不是说再待5年吗？如果把一年级的孩子再招进来，那就要多留1年了。”俞晓冬恍然大悟，假意“埋怨”记者没有当场提醒她。

看来，俞晓冬和山娃娃的故事还远未结束。

记者手记

俞晓冬的眼泪

11月下旬，我来到小南京村采访俞晓冬。3天时间里，我和俞晓冬同吃同住，一起上课，一起散步。那几天，金寨没有下雨，我却却被她的泪水“淹没”了。

毫不夸张，俞晓冬是我见过最容易流泪的人。
陪她参加电视节目录制，讲起最初到小南京村，独自一人拖着装满教材的150斤重的行李箱在火车站寸步难行时，她哽咽了。

深夜，聊到她素来谨慎、情感上却像父亲一般的姨夫，她紧紧抱住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他牺牲时，连个孩子都没留下来……”

说起对毕业的古筝大班孩子不舍，谈到有些孩子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放弃学习古筝时，她红了眼眶，抹着眼角。

回忆起她去参观金寨县革命博物馆，碰到一位从千里之外赶来祭拜牺牲父亲的老婆婆，她又忍不住流下眼泪。

毫无疑问，俞晓冬是一个内心柔软的人。她的泪水里，有对自己力所不及的无奈，有对牺牲家人的亲情，有对山村孩子的关爱，有对烈士遗孤的怜惜。

然而，这些泪水，这种至情至性，却更让人看到俞晓冬的勇敢与坚强。我不禁想起一句话：“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面对生活中的困苦与不幸，俞晓冬做不到用坚硬的“外壳”去抵挡，只能用温暖的心去慢慢融化。

是爱，让泪水成为最坚韧的力量。



图①：2018年12月，拿到古筝十级证书的小南京学校的孩子们和他们的家长高兴地与“俞妈妈”（二排左五）合影留念。

图②：俞晓冬给山娃娃们精心授课。

图③：2017年1月20日，俞晓冬带领小南京学校“山娃娃古筝班”参加金寨县首届网络春晚，演奏《映山红组曲》。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